

古
炉

贾平凹
|| 著

「上」

朝内166人文文库 ·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古 炉

Ⅲ

贾平凹
||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炉/贾平凹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(朝内166人文文库.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)

ISBN 978-7-02-009322-9

I. ①古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72843号

责任编辑 孔令燕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670千字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26.875 插页6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11年1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322-9

定 价 53.00元(全二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以“文库”形式荟萃本社历年出版物之精华,是国际知名品牌出版企业的惯例和通行做法。作为新中国建社最早、规模最大、读者知名度最高的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,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自己六十余年的历程中,已累计出版了古今中外文学读物凡一万三千余种,沉淀下了丰富的精神资源,出版我们自己的“文库”不仅生逢其时,更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精品阅读的需求。

有必要对“朝内 166 人文文库”这样的命名予以简要说明:“朝内 166”是我们赖以栖身半个多世纪的所在地,从这里走出了一位位大师,沁透着一股股书香,这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与灵魂地标;“人文文库”似已毋须赘言;而随后还将对文库该辑所集纳之图书某一门类予以描述,我们的描述将是客观的、平实的,诸如“经典”、“大全”、“宝典”一类的炫丽均不是我们的选择。

“文库”将分门别类推出,版本精良、品质上乘是我们的追求,至于门类的划分则未必拘于一格,装帧也不强求一致。总之,我们将通过几年的努力,为广大读者奉上一套精心编就的、开放的文库。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二〇一二年五月

目 录

冬部	1
春部	153
夏部	277
秋部	433
冬部	623
春部	831
后 记	845

冬 部

狗尿苔怎么也不明白,他只是爬上柜盖要去墙上闻气味,木橛子上的油瓶竟然就掉了。

这可是青花瓷,一件老货呀!婆说她嫁到古炉村的时候,家里装豆油的就一直是这瓶子,这瓶子的成色是山上的窑场一百年来都再烧不出来了。狗尿苔是放稳了方几的,在方几上又放着个小板凳,才刚刚爬上柜盖,墙上的木橛咔嚓就断了,眼看着瓶子掉下去,成了一堆瓷片。

婆在门槛上梳头,她的头发还厚实,但全白了,梳一会就要从梳子上取下一些脱发,绕一绕,塞到门框边的墙缝里。墙缝里已经塞有一小团一小团的头发窝子,等着自行车上架着货筐的来声在村口的石狮子前一吆喝,他便能拿着去换炆锅糖了。哐啷一响,婆问:咋啦?狗尿苔说:油瓶掉啦。婆头上还别着梳子跑进来,顺手拿门后的笤帚打他。打了一笤帚,看见地上的一摊油,忙用勺子往碟子里拾,拾不净,拿手指头蘸,蘸上一点了便刮在碟沿上,直到刮得不能再刮了,油指头又在狗尿苔的嘴上一抹。狗尿苔伸舌头舔了。婆说:碎爷呀,就这点油了,你给我打碎了?狗尿苔说:我去闻气味,它就掉下来了。婆说:闻啥气味,哪儿有啥气闻?!狗尿苔说:有气味,我闻到着一种气味。

已经是好些日子了,狗尿苔总是闻到一种气味。这是从来没有闻到过的气味,怪怪的,突然地飘来,有些像樟脑的,桃子腐败了的,鞋的,醋的,还有些像六六六药粉的,呃,就那么混合着,说不清

的味。这些气味是从哪儿来的,他到处寻找,但一直寻不着。

婆说:你是不是鼻子烂啦?狗尿苔的鼻尖被掀起来,鼻腔里都好,婆擦了一把鼻涕,揩在鞋底上。狗尿苔说:我就是闻着有气味,我以为它是从墙上来的。婆看了看中堂墙,墙用白土刷得白白的,柜子上方贴着毛主席的像,而旁边就是挂油瓶的木橛,木橛齐根断了。婆愣了一下,却说:闻气味就撞瓶子?狗尿苔说:我没撞,它自己掉的。婆说:你还犟,犟,你给我犟?!笞帚又打起来。婆打一下,狗尿苔跳一下,婆孙俩在脚地转圈圈。笞帚打在狗尿苔的屁股上,狗尿苔用手去护,笞帚就打在手上。猫钻在桌腿下,说:啊疼,啊疼?狗尿苔把猫踢了一脚,没喊疼。婆说:打你你还不跑?!狗尿苔这才往门外跑。婆还撵着打,其实她已经把笞帚朝狗尿苔的腿后的地上打;狗尿苔都跑到巷口了,婆仍在拿笞帚打着院门框子响。

那一日没再下雪,也没风,几天前的落雪全扫到了巷道两边的排水沟里,雪和泥搅在一起,踏上去嘎啦嘎啦响,并不湿鞋。但院墙的瓦槽沿上挂满了冰锥,时不时有掉下来的,端直戳在泥雪堆上。狗尿苔的腿短,需要用力地甩着胳膊才能跑得快,巷口的杜仲树就剧烈地摇晃了。这是狗尿苔家的杜仲树,他以为是他的身子摇晃才觉得树在摇晃,但刹住了脚步,杜仲树还在摇晃,把天磨得咯吱咯吱地响。

树下圪蹴着一堆人,有田芽,有长宽,有秃子金,还有灶火和跟后。热得能褪一层皮的夏天过去了,冬天却是这般的冷,石头都冻成了糟糕,他们是担尿水给生产队搅和了一堆粪后就全歇下了,歇下来用嘴哈着手。太阳虽然还在天上,却是一点屁红的颜色,嘴里哈出的热还是一团一团白气,每个嘴都哈了,白气就腾腾起来,人像揭开了锅盖的一甑耙包谷面馍馍,或者,是牛尾巴一乍,扑沓下来的几疙瘩牛屎。

护院的老婆和行运在山门前吵架,可能是行运在几个月前借过了护院他老婆的一元八角钱,行运说他不久就还给了,护院他老婆

说根本没有还,两个人就吵呀吵,已经半天了,吵得没结果。树下的人没有去劝架,其实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劝。总算巷道里谁家的孩子屙下了,大人在喊狗:哟,哟哟,哟——!本来要喊的是老顺家的狗,那是最大最威风的狗,而别的小的丑的狗都耸着耳朵跑动,说着:来了!来了!狗的话很碎很急,就成了一片嗡嗡轰响,行运和护院他老婆的吵嚷也住了声。老顺家的狗踏着步子出来了,它的骨架大,毛皮更大,像披着一张被子,在三岔巷头扬起头,只喊一声:汪——!拖音特别长,所有的狗就闭嘴,夹起尾巴避让了。

村子里突然间没有了响动,树下的人一时倒觉得无聊,吃烟的吃烟,打盹的打盹,要么解开了怀在棉袄里子里捏虱子。秃子金靠在杜仲树上蹭脊背,先是看着前边巷中一家灶房屋顶的炊烟,烟是蓝色的端端往上长,后来就歪了,软得像水中的草。他也有点昏昏欲睡了,当叽里哇啦地跑过来了狗尿苔,立马快活起来,叫:狗尿苔,呀呀,狗尿苔!

狗尿苔毕竟是有大名的,叫平安,但村里人从来不叫他平安,叫狗尿苔。狗尿苔原本是一种蘑菇,有着毒,吃不成,也只有指头蛋那么大,而且还是狗尿过的地方才生长。狗尿苔知道自己个头小,村里人在作践他,起先谁要这么叫他他就恨谁,可后来村里人都这么叫,他也就认了。

秃子金说:狗尿苔,你婆又给你熟皮了?

狗尿苔睁着半个眼睛看秃子金,他不喜欢秃子金,说:秃子!

秃子金是个真秃子,头上没有一根毛,秃子金说:你说啥?!

狗尿苔说:秃子——金叔!

秃子金不仅是秃头,娶过半香后常喊着腰疼,不知从哪儿听说杜仲能治腰疼,就曾偷割过杜仲树皮做膏药。狗尿苔是骂过他,他不敢再割树皮了,却一有空就来蹭脊背。秃子金见狗尿苔不得不把他叫叔,便得意了,越发使劲地蹭杜仲树。狗尿苔似乎觉得半空中不是什么都没有,是坚硬的墙,把杜仲树磨得疼。他走过去把秃

子金往旁边推。

狗尿苔说：你不要蹭树。

秃子金说：蹭树又不是蹭你！

狗尿苔说：这是我家的树。

秃子金说：我就蹭啦！

狗尿苔推不动秃子金，拿了头去撞，他的头只撞在秃子金的裤带上。秃子金并没有恼，竟然摸了狗尿苔的头，说：啊狗尿苔呀狗尿苔，咋说你呢？你要是个贫下中农，长得黑就黑吧，可你不是贫下中农，眼珠子却这么突！如果眼睛突也就算了，还肚子大腿儿细！肚子大腿儿细也行呀，偏还是个乍耳朵！乍耳朵就够了，只要个子高也说得过去，但你毬高的，咋就不长了呢？！

这让狗尿苔更生气了，用力地把秃子金的手拨打到杜仲树身上，说：我不愿长，咋？！

秃子金说：这碎骰^①，你凶得很！

狗尿苔咬自己牙，他一咬牙两只耳朵就动。

秃子金说：咦，咦，是不是想戴帽子呀你凶？

秃子金所说的帽子并不是他头上戴着的那顶蓝帆布帽子，也不是牛铃头上戴着的火车头翻毛帽子，他是在说政治帽子。狗尿苔最忌讳谁说帽子，因为古炉村原本是没有四类分子的，可一社教，公社的张书记来检查工作，给村支书朱大柜说：古炉村这么多人，怎么能没有阶级敌人呢？于是，守灯家就成了漏划地主，守灯他爹一气得鼓症死了，地主成分的帽子便留给了守灯。而糟糕的还在继续着，又查出狗尿苔的爷爷被国民党军队抓丁后，四九年去了台湾，婆就成了伪军属。从此村里一旦要抓阶级斗争，自然而然，守灯和婆就是对象。婆在家里骂爷爷：天杀的老鬼呀，早早挨枪子死了倒好！狗尿苔问婆：我也是伪军属吗？婆说：你没帽子。

^① 骰：音 sōng，陕西方言，骂人的话，精液的意思。

狗尿苔说：会不会也给我戴呢？婆说：有婆戴哩，我娃不怕。狗尿苔说：那婆死了呢？婆一把将狗尿苔抱在怀里，说：婆不死，婆就不死！

狗尿苔相信婆永远都会活着，婆也就一直给狗尿苔剃了光头，再冷的天也剃光头，使他见不得了谁戴的任何样的帽子也听不得了谁说任何样的帽子。

狗尿苔说：你才戴哩！

秃子金是戴着帽子，他刚刚把帽子卸下来挠头，头上的疮掉了痂，红哈哈的像烤过的柿子。田芽和灶火就嗤嗤地笑，他们全晓得以前的秃子金从不戴帽子，嫌痒，娶了半香后却冬夏要捂个蓝帆布帽子，连晚上睡觉也不卸，因为不戴帽子半香就不让他到枕头上来。

秃子金便恼羞成怒了，说：你个残渣余孽，我抽了你的舌头！

秃子金的巴掌要扇过来，长宽把狗尿苔拉过来按在自己身边。长宽吃了一锅烟，弹出来的烟灰在鞋壳里保留着火蛋，又装上一锅烟，拿起鞋对火时，火蛋却灭了，他说：狗尿苔，寻火去！

村里人一向都是要支派狗尿苔跑小脚路的，狗尿苔也一向习惯了受人支派。他乐意这样，这样了大家才会说他比牛铃勤快。狗尿苔知道长宽让他去寻火是有意要把他支开，免得挨了秃子金的打。但今天是秃子金成心欺负他，他就看着山门下的行运，行运嘴里噙着烟锅。

行运和护院他老婆在山门下又吵，灶火说，吵髹呀，寻支书去断么！但护院他老婆却在说：你敢赌咒不？行运说：我咋不敢？！护院他老婆就扑沓跪在了山门下，说：太阳光光的，我要是收了那一元八角钱，让五雷击我，击我个火柴头子，不得好死！说完了拿眼睛看行运。行运也在山门下跪了，说：上有天下有地，当中有良心，我要是没还钱，我上山割草滚坡死，死个肉蛋子！说完，两人平静起身，各自分开走掉。

行运噙着烟锅过来了，白玉石的烟锅嘴儿往下滴口水，狗尿苔就站起来迎上去，说：行运叔，你咋和她赌咒哩？

行运看了狗尿苔一眼，没理睬。

狗尿苔说：她说让雷击她，雷真的能击她？

行运说：这有你说的啥？

狗尿苔落个烧脸红，他不再向行运讨火了，又不愿意让田芽、灶火他们瞧着他受了呛，他说：让水皮去！

水皮正经过巷子，拿着一本书，一边走一边看，脚就要踏上一疙瘩狗屎了，田芽叫了一声：看脚下！水皮猛地受惊，脚没收住，果真踏上了狗屎。杜仲树下一片哄笑，水皮受窘要跑开了，却发现狗尿苔也在其中，就站住，开始叫：来，狗尿苔，来！

狗尿苔说：你寻火去，长宽叔让你去寻火！

水皮似乎全不听见，只是说：我教你字，你会写你名字了吗？

水皮上过小学，越是人多的地方越是爱显派着要教狗尿苔写字。

狗尿苔说：我会。

水皮说：你会？还会啥，会反义词？

狗尿苔不知道啥是反义词。

水皮说：我说一个词，你能对出相反的意思吗？

狗尿苔说：能。

水皮说：吃饭——

狗尿苔说：不吃饭。

水皮说：革命——

狗尿苔说：不革命。

水皮说：去去去！

水皮一脸的鄙夷，不教狗尿苔了，又从巷子里走过。水皮为什么不教狗尿苔了？狗尿苔不明白，杜仲树下的人也都不明白。这时候，一只鸟从头顶上飞过，它屙下一粒粪，偏不偏落在狗尿苔的

头上。最早发现这只鸟飞来的是跟后家的狗,这条没尾巴的狗,晚上常装成狼的样子蹲在村外田埂上吓人。它从窑场一路跑下来,经过山门时跳起来大声喊。灶火往天上一看,说:吓,叼了条鱼!狗尿苔也往天上看,立即认为这是住在窑神庙院里的那棵柏树上的鸟,白尾巴红嘴,嘴里叼着一条红鱼。白尾巴红嘴鸟不呆在柏树上,肯定是善人又出去给谁说病了,大家就都捡了石子往空中掷,秃子金还脱了鞋扔上去,全没有打中。秃子金说:今冬州河里的红鱼少得多了。他的话没人接,落在地上就没了。

水皮的经过和天上的鸟岔开了一场口舌,秃子金也坐下来挠他的秃头,但是,一切归于没事了,大家又彻底地无聊,拿眼睛朝州河那边看。州河上起着雾,镇河塔和塔下的小木屋已经在雾里虚得不完整,河面也不完整,隔一段了是水,水好像不流动,铺着玻璃片子,隔一段什么都没有了,空濛濛一片白。河边的公路上开过着一辆车,一群狗撵着车咬。狗尿苔又闻到了那种气味。

2

在院子里,在巷道,以及窑场,泉边,树丛,甚或在人和狗的身上,狗尿苔会突然地闻到那种气味,一说出来,所有人总是不能相信。这碎骸,你还有什么谎要说呢?他们拿指头在他的额颅上弹泡儿,唧唧唧,像要敲烂着一个葫芦瓢。就连得称,多蔫的一个人,在队部的桌子上记工分的时候,听见狗尿苔在问欢喜:欢喜爷,你闻到啥了吗?欢喜在给牛拌料,一脸的疑惑,得称就把狗尿苔叫来,说:你又闻到什么气味啦?狗尿苔说:闻到啦。得称把手放在自己的屁股下,努一个屁,又极快地把手捂在狗尿苔的鼻子上,说:你闻闻这是啥气味?!

狗尿苔觉得很委屈,因为他真的能闻到那种气味。而且令他也吃惊的是,他经过麻子黑的门口时闻到了那种气味,不久麻子黑的娘就死了,在河堤的芦苇园里闻到了那种气味,五天后州河里发了大水。还有,在土根家后院闻到了一次,土根家的一只鸡让黄鼠狼子叼了,在面鱼儿的身上闻到了一次,面鱼儿的两个儿子开石和锁子红脖子涨脸打了一架。牛铃把这些事给人散布,牛铃相信着狗尿苔的奇怪,却缠着狗尿苔说:你闻闻,你闻闻哪儿有藏粮的老鼠洞?牛铃去年曾在村南口的土埂上发现过一个老鼠洞,扒开来里边竟藏着半升包谷,后来到处去土埂上挖,却再没挖到过。狗尿苔说:这我闻不来,我能闻出来我也不告诉你。牛铃说:哼,那我也不给你吃柿饼。牛铃的口袋里装着两块柿饼,原本有一块要给狗尿苔的,现在不给了。狗尿苔就去夺,两人在巷道里疯了一般,竟然一个满怀,把从巷口出来的支书撞坐在地上,袖筒里的旱烟袋都摔了出来。牛铃赶紧叫爷,狗尿苔也说:爷,支书爷,我不是故意的。

支书却笑了,说:知道你也不敢故意的,把你的鼻子撞疼了?

狗尿苔的鼻子撞在了支书裤带上的那串钥匙上,红得像抹了辣子水。

牛铃说:哎呀,这下狗尿苔闻不出气味了!

支书说:啥气味不气味的,不准胡说。

牛铃说:狗尿苔真的能闻到一种气味哩,他一闻到了,村里就出些怪事。

支书一下子严肃起来,他说:狗尿苔,你出身不好,你别散布谣言啊,乖乖的,别给我惹事!

狗尿苔再不敢对人说他闻到了那种气味,但他还是时不时闻到了,就去给树说,他觉得树牢靠,树长在什么地方了就永远长在那儿,不像云,总跟着风跑。他说:这是咋回事?树哗哗地摇叶子,像鬼拍手。他也问到猪,他喜欢猪胜过了喜欢鸡和狗,猪大多

的时候是沉默的，慢悠悠地走。但猪听了他的问话，猪仍是一声不吭，额头上挽起的皱纹像一堆绳索。狗尿苔只能悄悄地给婆说，婆就害怕了，她再一次检查着狗尿苔的鼻子，鼻子好好的呀，牛铃一天到黑鼻孔里都流着鼻涕，而狗尿苔的鼻孔里干干净净，这到底是怎样个鼻子啊！她说：是天冷的缘故吧，冬季一过或许就好了。婆是这么说着，但婆也就从那时起，剪了纸花儿不再往窗子上贴，也不再往摆在柜盖上的米面罐儿上贴，而剪了更多的纸花儿要压在狗尿苔的枕头下，装在狗尿苔怀里的兜兜里。她觉得那些花木开得艳了，那是花木显魂，人聪明精干了那是人精，就是那些天上飞的鸟，地上跑的猪狗牛猫，它们也都是有神附体的，她便剪下这些东西的形来，嘴里念念叨叨，要它们来保护自己的孙子。

狗尿苔依然还是不经意间就闻到了那种气味，他不能说，全憋在肚里，人就瓷了许多。村里人看见他动不动就站在那里发呆了，或是在长长的巷道里，某一个墙头后，他胆胆怯怯地窥视着什么，见有人来，又缩头走开了。狗尿苔走开还是不走开，其实没有人在乎，这就像巷道里走着一只猫，或者是风刮着来了树叶和柴草。只是碰上霸槽了，霸槽就揪他的招风耳，说：咋不欢实了？

狗尿苔让霸槽揪他的耳朵，揪着不疼，他说：我出身不好。

霸槽说：出身不好你还不欢实？欢实了给大家跑个小脚路……

狗尿苔说：我一直跑小脚路的。

霸槽说：要跑。最近又闻到那种气味吗？

狗尿苔说：这十几天没有。

霸槽说：没有，古炉村快把人憋死啦，怎么就没了气味？

狗尿苔说：真的没有。

霸槽似乎很失望，伸手把墙角的一个蜘蛛网扯破了，那个网上坐着一只蜘蛛，蜘蛛背上的图案像个鬼脸，刚才狗尿苔还在琢磨，从来都没见过这种蜘蛛呀，霸槽就把蜘蛛的一条长腿拔下来，又把

另一条长腿也拔下来，蜘蛛在发出咝咝的响声。狗尿苔便不忍心看了，他身子往上跳了一下。

霸槽是古炉村最俊朗的男人，高个子，宽肩膀，干净的脸上眼明齿白，但狗尿苔不愿意霸槽这么拔蜘蛛的腿。他跳了一下，想去把霸槽额颅上的一撮头发拨开去，这样可以阻止拔蜘蛛腿，可霸槽的个子高，他跳了一下也没有拨到那撮头发。

霸槽说：你干啥哩？

狗尿苔说：你头发把眼睛挡住了。

霸槽把蜘蛛放开了，理好了头发，却久久地看着狗尿苔，说：你告诉我，怎么你就能闻到那种气味，闻到那种气味了你有啥感觉？

狗尿苔说：我感觉我大就来了。

霸槽说：你大？你知道你大？！

狗尿苔说：不知道。

霸槽说：我也不知道。听说蚕婆去镇上赶集，赶集回来就抱回了你，是别人在镇上把你送给了蚕婆的还是蚕婆在回来的路上捡到的，我不知道。

就是霸槽说了这一段话，狗尿苔更加喜欢了霸槽，霸槽还关心他，因为村子里的人从来没给他说过这种话，连婆也说他是从河里用箢篱捞的，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只有霸槽说出他是婆抱来的。

狗尿苔常常要想到爷爷，在批斗婆的会上，他们说爷爷在台湾，是国民党军官，但台湾在哪儿，国民党军官又是什么，他无法想象出爷爷长着的模样。他也想到父母，父母应该谁呢，州河上下，他去过洛镇，也去过下河湾村和东川村，洛镇上的人和下河湾村东川村的人差不多的，那自己的父母会是哪种人呢？狗尿苔偶然有过一个想法，自己的父亲千万不要像守灯那样，守灯出身不好，长得那么又高又瘦，他不喜欢，他希望如果像霸槽那样就好了，至于母亲呢，像着谁好呢，不要像面鱼儿老婆那样啰嗦，也不要像秃子金媳妇那样说话占地方，天布的媳妇性子好，但是烂眼子，应